

# 傳統下的女性

邪易

傳統猶如蠶織繭的本能，它的由來就像遺傳一樣，是

封藏在肉軀骨髓裏頭，道德制度和風俗習尚只是它表現出來的膚色形態而已，如果我們過分固執地奉就或眷戀它的外殼，那麼只會像繭一樣束縛了自己，唯有珍惜內在的傳統而毅然突破外殼，那麼如同繭一般的約束便將能蛻化成另一種成長，當然如果完全摒棄了它，那將形成所有成長和歷史經驗的喪失。

傳統對人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尤其象徵著古老中國的傳統對女性的運作更為深刻。現代的中國是古老傳統和時髦潮流的交界面，是東方含蓄和西化開放的衝擊點，在這搖擺未定的時空下，要抉擇自己的行為準則和心態實在很不容易，所以在今日經常可以看到開放得不成體統的新女性，也偶而可看見自圓如修行的女性常年生存在傳統的陰影下，這些都是我們不樂於見到的畸型，一個女性要在進入這社會和進入自己的生活前，著實應該好好先仔細思量自己的處世原則和對傳統與現代的觀念了，否則將只成為歷史演進下淘汰的殘渣和未來傳統下的一個錯誤經驗。

從壞的一方面說，女性在中國傳統裏算是最老的囚犯了，甚至於她似乎從來未有過擺脫奴隸項圈的日子，女性的地位由貨物昇為奴婢再變成近代所謂被支配的家庭分子，這是極端不公平的常規，在今天政治觀念興盛的時候，平等自決的意識已逐漸在傳統加諸於女性身上的枷鎖上起了不少震撼，可是重要的是要變更大眾每個人心中的基本態度，更要緊的是要女性自己變更自己意識和無意識中的奴隸性與被支配性，以及所謂依賴和「妻之」的傳統觀念

已經傳到下一代且生發了芽，於是傳統因傳統產生，生存到今天的女性，應體認現在是一個非常時代，除了以忍耐和謹慎規律自己外，更應有革命家的心情負起改造傳統的責任，例如婚姻觀念、家庭觀念、性道德觀念等，可是必須分清的便是革命的心情是謹慎且可控制的，不是鹵莽更不是造反，否則禍害將遭於一身。

從另一方面而言，中國女性傳統的優越性與細膩性是令人嘆為觀止的，從氣質的培養而論，它充分運用了女性的特質，以含蓄典雅表現了東方中國的民族色彩，它所負的意義不僅超越了適宜而已，甚至已昇華成一種美與藝術的形態，中國傳統付予女性的是使生活藝術化和生命化，如果現代女性放棄了這屬於自己民族生命精華的特質，就等於放棄了自己女性生命的廣闊領域，甚至我們可以說中國傳統的外形是黃膚黑眼睛，傳統的內形是含蓄典雅且俱彈性，這是一種遺傳，與民族種族生命不可分割的遺傳。

更進一步而論，傳統對人本性有修飾的功用，尤其原始本性與慾望的欲求呈現是連續不絕的，所以欲壓抑而原始本性與慾望的欲求呈現是連續不絕的，所以欲壓抑並警覺不應呈現的原始本性與慾望，傳統潛移默化的功能和形於社會制度與道德原則的約束力量便俱有無比的成效與滲透作用，尤其女性（當然男性也如此）而言，在西化

，雖然女性在生理上有不同的脆弱身體和高貴功能，有不同的情緒敏感與畏於寂寞，但這些都無關於為人的尊嚴與地位，當然依靠和依賴是不相同的，依靠是相互扶持，依賴則是寄生和自我放棄。以現代伸張的思想而論，人權、平等與自決是古老中國傳統最好的過濾網了。

傳統在中國更嚴重的現象，便是它太俱有權威性了。一時間的傳統代表了所有歷史與中國的經驗，違背了傳統就等於違背了整個歷史、違背了整個中國且違背了所有祖先，即使它所代表的只是芝麻小事，可是因為它的廣闊與深遠也因此成了罪大惡極，當傳統規範的懲罰力量超過它原有的涵意時，它便不是適宜存在的原則，這種規範僅是一種多餘的限制和窠臼；更何況中國有豐富的歷史，因此有豐富的傳統，結果造成太多的應該與不應該，生活在這些環境中的女性最難能可貴的（也是必須的），就是不要對這些擾人的傳統相對以極端的反抗，而誘導自己進入錯誤的方向。由歷史中來的傳統必須由歷史中變革而去，更重要的，便是不要因部分不良的傳統而否定了所有傳統的價值和意義，而導致全盤對新潮流西化的崇拜。傳統所溫源的歷史是舊有歷史和部分同於現代環境背景的綜合，而歷史環境中與現代環境中權威的教條，它不僅未必適應於現在，更未必適應於未來，可是它卻有主宰現在的權力縱使它違反了所有現代人心中的意願，要改變它依舊需付出奢侈的代價，而且一旦傳統在我們這一代生了根，也就等於它

開放與性觀念及道德觀念解體的衝擊下，妥善運用傳統並加重適宜的傳統在自己意識與潛意識中的份量，那麼便能更接近完整的人格與適應現代社會的激盪。傳統形成的初意便是在這裏。

傳統下的女性如果不能分析傳統的意義和功用，自囿於傳統中或漠視傳統的存在與價值，均將徒然使自己成為一傳統演進中的一項試驗品。傳統它來自歷史裏的每一典型，來自社會倫常的每一習俗，來自各類人直覺的意識，甚至來自每一朝代每一個人的生活經驗；在教育裏它形成一種經驗與知識的象徵、道德中它意味著善良與規矩的準則，就是在自己的行為原則和處世態度上，它都已經成為意識或無意識下企圖維護與追尋的目標，傳統的浩瀚，女性只是其中的一點灰沙，可是運作得宜，傳統將是女性裙襬邊的一絲花彩。

